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前七国志 后七国志

Qian Qi Guo Zhi
Hou Qi Guo Zhi



中国禁毁小说百部

艳史讲史禁毁小说系列

QIAN QI GUO ZHI HOU QI GUO ZHI

《前七国志》一名《前七国志孙庞演义》。在清代的禁毁书目中列有《前七国志》，主要是因为书中充斥着神仙道化、荒诞不经的描写。《后七国志》在清代，《前七国志》因其中有荒诞不经之描写因而曾被禁过，此书因与其合刊，故亦遭受株连。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國禁毀小說百部

絕史研史禁毀小說系列

前七國志 后七國志

Qian Qi Guo Zhi
Hou Qi Guo Zhi

明 ○ 吳門嘯客
清 ○ 徐 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艳史、讲史卷.4/杨娜主编. —长春:
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5387-1777-3

I. 中... II. 杨... III. ①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
②禁书—中国—古代—选集 IV. 1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6561 号

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·艳史讲史系列(四)

作 者: [清]不提撰人

丛书主编: 杨 娜

责任编辑: 姚家余

责任校对: 姚家余

装帧设计: 小曼

出版发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长春市委党校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4500 千字

印 张: 196 印张

印 数: 1—5000 册

版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

印 次: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87-1777-3/I · 1682

定 价: 536.00 元 (全套共20册) 单册: 26.80 元

导 读

《前七国志》，一名《前七国志孙庞演义》，有明末刊本存世，日本尊敬阁文库、大连图书馆有藏。卷端题“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”，署“吴门啸客述”。吴门啸客，失考，他还著有《镇海春秋》。此书尚有怯园藏版本，题《孙庞演义》；又有康熙年间啸花轩刊《前后七国志》合刻本，本书题《前七国孙庞演义》。

这部小说是根据元刊全相平话《七国春秋前集》改编而成。全书以孙臧和庞涓的斗智斗勇为线索，展现了战国七雄争夺霸业的生动图景。

战国时期，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等七雄中，秦国势力最强。燕国之君有女燕丹公主，招兵法家孙武之子孙操为驸马，生下三子，幼子孙臧颖怪非常。燕王命孙操率兵伐秦，秦将白起至潼关迎敌，夜晚劫营，孙操大败，被削去兵权。孙臧为报父仇，便前往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学三

韬六略、八门遁法。途中遇见魏国染坊庞衡之子庞涓，二人结拜为兄弟，同拜鬼谷先生为师。

魏惠王欲称霸天下，招贤纳士。庞涓便先行下山，被魏王招为驸马。他接连进攻卫、宋、鲁等国，大获全胜，又击败了齐国的进攻，更获魏王信任。

孙臧后来也到了魏国，被任为副军师。魏王令孙、庞二人演武斗法，庞涓大败，心生嫉妒，诬陷孙臧私通齐国，施以刖足之刑。孙臧装疯，逃往齐国，被任为军师。他用减灶之法，诱使庞涓中计，在马陵道中将其活捉，又把他剁成肉块，六国诸侯悬其尸于国门之外以示众。孙臧功成勇退，归隐云梦山中。

此书虽然大致依照史书，但亦时露谬误，常常把不同时期的人物牵合在一起，处理史实的态度不够严肃。但作者褒扬孙臧的信义、鞭挞庞涓的奸诈之意却被表现得颇为充分。

在清代的禁毁书目中列有《前七国志》，主要是因为书中充斥着神仙道化、荒诞不经的描写。

《后七国乐田演义》又名《后七国志》，是一部成书于清代的历史演义小说，共四卷，二十回，约十二万字。卷首题“古吴烟水散人演辑”，“茂苑游方外客校阅”。有人认为烟水散人即小说家徐震的别号。徐震，字秋涛，秀水人。二十回本有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）璧国堂藏版本和啸花轩《前后七国志》合刊本，大连图书馆有藏。十八回本有文和堂、宏德堂、聚秀堂、崇文堂刻本，各大图书馆多有收藏。

这部小说以战国时期的名将乐毅、田单为中心，展开了七国之间纵横捭阖的激烈斗争，再现了战国时将帅们斗智斗

勇的战争风云。

乐毅本赵国人氏，胸藏文韬武略，但怀才不遇。燕王哈宠信奸臣子元，子元伺机篡位，国家动荡。齐国乘机入侵，百姓惨遭涂炭，遂起兵拥立燕太子平，是为燕昭王，齐兵撤回。燕昭王拜郭隗为相国，郭隗千金买马骨，以示昭王崇贤之意。昭王又筑黄金台招贤。乐毅投燕，得到昭王赏识，被拜为亚卿。乐毅治国十年，国力鼎盛。伺齐国内乱，燕国联合赵、韩、魏、楚、秦五国兴师代齐，连下齐城七十余座。

齐王向楚王求和，楚帅淖齿杀湣王以自立，齐国军民杀淖齿，立齐襄王。

燕昭王死，太子继位为燕惠王，惠王中了齐人的反间计，以骑劫替换乐毅，乐毅归赵。齐将田单知骑劫志大才疏，用火牛阵大败骑劫，七十余城复归齐国，被封为安平君。

燕惠王闻惨败，悔之不及，再请乐毅回燕，被拒，遂厚待乐毅亲眷，燕赵两国相安无事。

《后七国乐田演义》取材于历史事实，但突出了敬贤、任贤能够兴邦，忌贤、妒贤必会乱国的主旨。这一主题思想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《前七国志》在清代，因其中有荒诞不经之描写因而曾被禁过，此书因与其合刊，故亦遭受株连。

(青 叶)

本 册 目 次

前 七 国 志	1
后 七 国 志	137

第一回

潼关城白起偷营 朱仙镇孙虎结义

古风一首

偶荒色乱计无余，惹可纷纷怨独夫。
戡定但教惟至德，征诛端不在谋谟。
忽然梦感飞熊兆，圣主躬下征贤诏。
渭滨老子隐羊裘，八百洪基凭一钓。
同异姓氏沾天禄，分茅裂土禁员幅，
筹之七十有二君，倏尔并吞只六国。
周室倾颓无震主，强梁自古多跋扈，
心希定霸必尊王，志在攻城与掠土。
机诈固难援世事，天伦岂易委泉台。
漫观刖足风波险，生死交情安在哉？
人心善恶谁能测，天道昭昭肯差迭？
野笔由来记得真，代异时移终不灭。

这一篇古风单慨周室衰微，群雄扰攘，人人欲定伯图王，个个欲争强较胜，因而秦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各据一邦，瓜分七国。七国之中，独秦最强，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齐俱属秦邦挟制。

如今且表燕国。当时，燕王有女，名燕丹公主，招孙操为

驸马。孙操系孙武之子，出自将家，幼习韬铃，长娴弓马，也算是一员良将。后生三子：长孙龙、次孙虎、幼孙膺。燕丹公主怀孙膺在身，常梦红云护屋；及生孙膺，眉清目秀，颖悟非常。孙操尝对燕丹公主道：“此儿长大，必握百万之权，乃吾家至宝也。”燕丹公主愈加珍惜。

其年，秦孝公嗣位，差官入燕，催进奉。燕王召孙操私议道：“当今七国，独有秦强，若不纳贡，恐反招祸衅。”孙操道：“秦国虽强，吾燕何弱？我王恐秦生衅，何不兴师先自伐秦为上？”燕王道：“卿言最当。今欲伐秦，何人可领大兵？”孙操道：“臣愿领五万人马，立破强秦。”燕王道：“孤闻秦邦名将颇多，恐卿一人不能取胜。”孙操道：“我王请勿过虑。臣子孙龙、孙虎，膂力非常，英名盖世。臣愿携此二子同行，秦不待战而自克也。”燕王大喜，赐御酒三杯、金花三朵。孙操辞燕王出朝，带领孩儿孙龙、孙虎，下教场点齐人马，即日登程。但见：

旌旗乱飏，金鼓齐鸣。密匝匝干戈列队，乱纷纷甲骑连云。炮响三声，天愁地惨；锣鸣一下，鬼哭神惊。铁骑卷黄尘，一门三将多骁勇；宝刀横白日，万马千军播姓名。

不数日来到潼关，孙操令人马屯扎关外。那秦王孝公，正坐朝堂与多官议事，忽有潼关报到，说燕国驸马孙操父子，领数万人马屯扎关外，要与我国厮杀。秦王闻报，冷笑道：“好个不识时务的燕王！孤差人去催进他进奉，他倒不来纳贡，反起兵前来触犯。”遂令武安君白起为大将，甘龙、杜回为副将，领兵三万，出关迎敌。

白起领命，来到潼关。孙操闻秦将领兵出战，吩咐孙龙、孙虎镇守大营，亲领一支人马杀奔阵前。白起大喝道：“何方妖魔，敢先出阵？”孙操道：“燕国驸马孙操。来将何名？”白

起道：“秦国大将武安君白起。”两将挺身出马，战经六十余合不分胜负。白起抡枪，把孙操刀来架住。孙操道：“你莫非怯战？”白起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不是厮杀时节，分兵回去，明早再走高下。”孙操道：“也罢！且放你去将养一夜，明早吃刀。”两家拨马回营。

且说孙操回营，孙龙、孙虎出营迎接。孙操到中军坐了。孙龙问道：“爹爹今日出战，胜负如何？”孙操道：“我儿！好个武安君白起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我与他大战六十余合，不分胜负，天晚收兵回来，明日决一死战。”吩咐军中备酒，父子三人就在营中畅饮。诗曰：

大战潼关天日昏，一心直待破强秦。

宵来且尽杯中物，拼醉中军细柳营。

且说那白起回营，与甘龙、杜回计议道：“孙操那厮，与我不相上下。势难取胜。如今之计，不能力擒，只可智取。不如乘此夜阑人静，分兵三哨，劫了他的营寨，功必成矣。”甘、杜二人齐说：“好计！”随即传令军士准备劫营。白起中哨，甘龙左哨，杜回右哨。到二更时分，军士各各衔枚，锣不鸣、鼓不响地趲进燕营，一声炮响，喊声连天，一齐杀人。此时孙操饮得大醉，孙龙、孙虎亦有半酣，不曾提防劫寨，睡梦中听得喊声，魂不附体，各牵战马，自逃性命，哪顾军士死生。父子扳鞍上马，一道烟径往后哨逃去。白起纵人马绕营混杀，把燕国五万人马杀得罄尽，尸横遍地，血满潼关，扯起得胜旗，奏凯还朝。秦王大喜，问道：“孤闻燕国孙操智勇兼全，卿何由得此大捷？”白起将劫寨事一一备奏，秦王赐白起黄金千镒、彩帛百端，其余将士犒赏不提。

那孙操父子逃回燕国，孙操自绑入见燕王。燕王惊讶道：“卿敢被秦师陷了？”孙操道：“臣该万死！臣领兵到潼关，与秦将白起大战一日，不分胜负，天晚收兵回营。不料白起到夜静时，劫臣营寨，人马尽被杀伤。臣父子杀出重围，特来见驾，望王赦臣万死。”燕王听说，叫声：“罢了！真乃貽笑外邦。你为将数年，岂不知提防劫营？如此胡混，岂堪重用，本当正法。姑念椒房至亲，削去兵权，追还牌印，贬去巡视各门。”

孙操回府，闷闷不乐。孙臧问道：“爹爹今日伐秦回来，忧愁满面，却是为何？”孙操道：“我儿，你年幼不谙世务，问他怎的？”孙臧道：“儿虽年幼，世事颇知一二，不识吾父隐衷为家为国？”孙操道：“为家怎么说，为国怎么说？”孙臧道：“若说为家，家有二位兄长，武艺精强，俱可为父分忧，不必提了。若说为国，莫非外邦轻视我国，朝中缺少谋臣良相，以此过虑？”孙操道：“我正为此。因秦王倚恃强伯，差人催趲我邦进奉。吾主大怒，着我领兵五万伐秦，不料到得潼关，被白起诡计劫了营寨，损兵折将，逃窜回来。朝廷大怒，将我削了兵权，追还牌印，贬巡各门，所以烦恼。”孙臧道：“爹爹且省愁烦。孩儿心中正想一事，倘若得成，务要两手补完天地缺，一身分豁帝王忧。”孙操道：“你有何本事敢夸大口？”孙臧道：“孩儿闻得人说，河南汝州云梦山水帘洞有个鬼谷先生，兵书战策、妙略奇谋，无般不谙。欲去投他为师，传授六韬三略、八门遁法、呼风唤雨、掣电驱雷、剪草为马、撒豆成兵，那时回来，替我燕国报仇，未为迟也。”孙操道：“我儿，你所志在此，我不阻你，不知几时可得回来？”孙臧道：“多则三年，少则两载。”孙操道：“只是你母爱惜你，未必肯舍你去。”孙臧道：“人生天地间，谁不欲建功立业？况男子志在四方，岂可

守株待兔？望爹爹慰解母亲。”

孙操同孙膑到后堂，见燕丹公主说道：“孩儿孙膑，今日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特来拜别。”公主道：“我儿小小年纪，不在家中学习，为何却要远去？”孙膑道：“家中学习如何有成？况今正缺贤臣谋士之秋，不去习些武艺，等待何时？”公主再三苦留不住，没奈何，吩咐道：“我儿路上须要小心，早去早回，免我悬望。”次日，孙膑收拾行李，拜辞父母并兄长，出幽州城而去。

再说宜梁魏惠王驾下有个丞相郑安平，其日朝罢回来，往牛头街经过。值寒冬之际，街道上水浆凝冻，结成寸冰。正行之间，马蹄蹉在冰上，老大一滑，险些把个当朝丞相坠下马来，左右连忙搀住。郑安平着恼，吩咐左右把两边居民拿来，一齐跪在马前。安平道：“你等为何把水浆倾泼街道？”众人道：“非干我等之罪，乃开染坊庞衡家倾泼的。小人们屡次说他，他恃顽不听。”安平差人把庞衡拿来，打了二十大棍放去。

那庞衡之子，名唤庞涓，性多暴戾，见父亲被郑安平打了，一时怒起，取一条短棍，把十数个染缸打得粉碎。涓母上前扯住道：“这是生意家伙，打碎了，把甚过活？”庞涓道：“我父今日受郑安平如此羞辱，都是染缸的祸胎。我家不开染坊，水浆如何污泼街道，教我此仇如何得报？”其母道：“这却是他管的事情，这也无可奈何。你把这染缸打碎怎的？只要下次小心，不泼街道上罢了。”庞涓道：“今后劝父亲不要开甚染坊罢。我如今收拾行李，到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，教他传些兵法，他日倘得执一印、掌一国，也可报郑安平之仇。”遂拜别父母，出了宜梁城，挑着行李，来到一株大树边。正欲歇担少息，见树下一人席地而坐，在那里打吨。庞涓暗想道：“这个人年貌似我仿佛，莫不往哪里攻书的？”遂近前问道：

“兄长往何处去的？”那人醒来，看见庞涓，倒身施礼。庞涓道：“兄长上姓？何邦人氏？”孙臧道：“吾父是燕王驸马，姓孙名操。我是第三子孙臧。”庞涓道：“失敬。欲往何方？”孙臧道：“将往云梦山水帘洞鬼谷先生处学艺。敢问兄长上姓？贵邦何处？”庞涓道：“小可姓庞名涓，魏国人氏，也要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。”孙臧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兄长不弃，就此订个生死之交。”庞涓道：“公子金枝玉叶，小可闻阎匹夫，安敢过扳！”孙臧道：“说哪里话！同到前面朱仙镇，买些香烛，拜告天地，长者为兄，幼者为弟，方是结义之礼。”庞涓道：“有理。”二人各取行李，行到朱仙镇，备下香烛，对天发誓。庞涓道：“大哥居长，请先誓。”孙臧遂对天告道：“孙臧，燕邦人氏，路遇魏国庞涓，结为兄弟，同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一有私心，天地鉴察，永为畜类。”庞涓听了没奈何，也对天告道：“庞涓，魏国人氏，路遇孙臧，结为兄弟，同到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如有昧心，不得还乡，夜走马陵道，乱箭射死，七国分尸。”

誓毕，二人对拜八拜，孙臧为兄，庞涓为弟。庞涓道：“哥哥，你我既结拜了，可把行李并作一担，待小弟挑。”孙臧遂并了行李。庞涓挑着一路走，一路想，心生一计，假意一跤跌倒，把行李撒在地上，叫道：“大哥，不好了！”孙臧不知是计，问说：“兄弟怎么？”庞涓道：“小弟在家，自不曾挑着担子，一身骨痛难当。”孙臧道：“快到前面客店歇宿，明日再行。”遂一手搀着庞涓，一手按着行李在肩，往前面旅店歇宿。明日又行，孙臧只得把行李挑了在前。庞涓在后，以为得计。

二人行不多时，到了一座高山。山上树木交加，并无人迹。庞涓唬怕，暗想：高山峻岭，必多豺虎，我在后走，倘有

疏虞，怎生是好？又心生一计，道：“大哥，山上草深露湿，不好行走，小弟当先开路。”遂走过前。忽见树林中跳出一只花斑猛虎，张牙舞爪，往庞涓乱扑，吓得庞涓大声叫道：“大哥，快上来救救！”孙臆赶上前，见是只虎，遂歇下行李，近前对虎唱个喏道：“虎哥，我孙臆同庞涓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艺，望你让条去路。”那虎见孙臆吩咐，张睛怒目，照定庞涓。庞涓慌了，望一株大树上溜将上去，那虎又紧紧蹲在树边。庞涓在树上叫道：“大哥同行，莫疏伴，救我一救！”孙臆又对虎道：“虎哥，树上的就是我兄弟庞涓，望你方便他下来同去。”那虎摇头摆尾，从林中去了。庞涓方爬下树来。原来这虎不是凡虎，就是鬼谷仙师驾车神虎，特奉仙师差遣，来探孙、庞二人心术的。

孙臆道：“这山上树木丛密，不便游玩，快下山去。”二人遂走下山。又见一条深涧，并没桥梁，单见有一独木。庞涓害怕道：“大哥，这独木桥如何过去？”孙臆正在待渡，忽然来了一个道童，挑两个筐儿慢慢行来。孙臆歇担上前，问道：“童哥，借问一声。我要往云梦山访鬼谷仙师，别有去路么？”道童道：“没有别路。此处名独木桥、鹰愁涧，是去云梦山的正路。二位不便过去，与我些银钱，待我挑二位过去。”孙臆取二十文钱，送与道童。道童接了钱，问道：“二位是哪个居长？”孙臆道：“我长。他是兄弟。”庞涓在旁道：“与你钱，你只管挑我们过去，何兄何弟，干你甚事？”道童笑道：“我问你年长幼，有个因由：年长的坐在前面筐里，年幼的坐在后面筐里。”庞涓暗想：在前面筐里，坐歪斜些还可抱定绳索，若掉下涧尚可救，坐在后筐掉下涧去，哪个看见？就说道：“童哥，我从来胆小，望你把我坐在前面筐里。”道童道：“也罢，你就在前筐坐着。”孙臆坐于后筐。道童吩咐二人俱合着眼。

不知道童怎生挑过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白鹿仙击涓大冰雹

鬼谷子授膜假天书

话说道童把孙膑、庞涓挑了到独木桥中间，故意把担儿卖几个转折。孙膑并不吃惊，只庞涓害怕，两手紧紧摸着筐索，连声叫道：“童哥挑稳，莫唬杀我！”道童道：“不妨。合着眼坐着，开眼就要掉下涧去。”庞涓愈加把眼闭紧，心头别别跳个不了，暗想：道童恁般无理，过桥去，着实打他一顿，才消这口气。少顷，过了桥，道童歇下筐儿，叫二位开眼。孙膑、庞涓走出筐来，开眼一看，那道童并筐儿都不见了。看官，你说道童是谁？即鬼谷仙师焚香童子，仙师特地差来试探孙、庞心术。孙膑道：“奇事！分明是个仙童，来渡我们过桥，不可不拜谢。”两人望空遥拜。

又行数日，来到云梦山，定睛观看，但见那：丛崖怪石，峭壁奇峰，满山前瑶草琼芝，四下里禽飞鹤唳，涧畔密结薜萝，沿堤丛生花竹，虽然尘世逍遥地，半是蓬莱小洞天。

两人来到洞前，见洞门紧闭，门上一个石碑，上镌六个大字是：“云梦山水帘洞”。两人徘徊良久，忽见一个樵夫从洞前经过。孙膑问道：“樵哥，这里可是鬼谷仙师的洞府么？”樵夫道：“正是。二位问他何干？”孙膑道：“我是外邦人氏，闻仙师之名，特来投他学艺。”樵夫道：“要见仙师，须要诚心拜开洞门，方才得见。”庞涓道：“拜几拜才开？”樵夫道：“有诚心一拜即开，没诚心一年半载也拜不开。”樵夫说罢，拱手而去。

孙膑对庞涓道：“兄弟，千山万水来到此间，怎说没诚心，就拜几拜，有甚相亏？”孙膑倒身下拜。庞涓拜了一拜，站在后边自想道：“不要拜，少不得孙膑得见，我也得见，拜他何为？”孙膑回头，见庞涓不拜，便说：“兄弟，不要灰了道心，还来同拜才是。”庞涓勉强下拜。拜到午时三刻，洞门一声响亮，忽然大开，里面走出一个道童，问道：“二位到此何干？”孙膑道：“燕国孙膑同魏国庞涓，来投鬼谷仙师学艺，敢烦通报。”道童听了，转身进去，禀知鬼谷。

这鬼谷乃晋平公时人，姓王名利，世居清溪，尝入云梦山采药，得道不老，业于谷中，因号鬼谷。当时吩咐道童：“掇张交椅放在洞门下，待我出来。”道童依命，连忙取交椅放了。鬼谷行至洞门下坐定，叫道：“学艺的过来。”孙膑、庞涓近前下拜，鬼谷问道：“二子姓甚名谁？何邦人氏？”孙膑道：“弟子孙膑，燕国人氏。”又指庞涓道：“他姓庞名涓，魏国人氏，是弟子途中相遇，遂尔结义，同叩吾师，望乞收录。”鬼谷看孙膑相貌，熊腰虎背，道骨仙肌，有怀仁尚义之心；又看庞涓，鬼头蛇眼，背后见腮，忘恩负义，嫉贤妒能，不得善终之相，遂道：“孙膑堪以授艺，庞涓难以学习，回家去罢。”孙膑哀告道：“师父！同胞莫蹉违，况路途结义，尤胜同胞。弟子学得艺成，庞涓也学得成，望师父一并收留。”鬼谷道：“也罢，你们试试聪明我看。若把我赚得出洞门，就收了他，赚不出，打发回去。”

庞涓沉吟半晌，高叫道：“师父！云端里两条龙斗，请师父观看。”鬼谷微笑道：“此时冬月，有什么龙斗。”庞涓又道：“师父，南天门李老君来了。”鬼谷道：“李老君适才别我去，怎的又来！”庞涓道：“弟子在师父椅后放把火，师父怕烧，只得出洞。”鬼谷笑道：“权当你的见识。”又问孙膑：“有甚见识

赚我出洞？”孙膑道：“弟子愚顽，无甚见识。师父把椅拿在外面坐了，待弟子想个见识赚师父进去还可，若师父在洞内，一世也赚不出来。”鬼谷叫道童掇交椅向外坐了。孙膑道：“弟子已赚师父出洞了。”鬼谷大笑道：“我倒被你赚了。”遂引二人到里面拜祖师圣像，吩咐今日将晚，归房歇宿，明日习学。孙、庞领命去讫。

次日，鬼谷唤孙膑、庞涓吩咐道：“古云：‘徒弟徒弟，先供使令，方才学艺。’二人每日一个攻书，一个打柴。如孙膑攻书，庞涓打柴；庞涓攻书，孙膑打柴。”二人齐道：“依遵师令。”鬼谷道：“今日为始，孙膑年长，先攻书，庞涓去打柴。”鬼谷打发庞涓去，取本书递与孙膑，嘱咐：“此书与你自读，不可与别人看。”孙膑接书，竟往房中去读。不料庞涓打柴回来，先见了师父，后到房中问孙膑道：“大哥，今日不知读何书？我看看。”孙膑道：“兄弟，我与你当日朱仙镇上结义之时，对天发誓有书同读，有艺同学，怎不与你看？”连忙将书递与庞涓。庞涓接来，灯下读几遍，通读熟了。明日当孙膑打柴，庞涓读书。鬼谷取书递与庞涓，庞涓接书，进房攻习。孙膑回来，问庞涓：“今日读的什么书？”庞涓支吾道：“师父今日道友相访，烹茶煮饭混了一日，教我也忙了一日，不得工夫读书。”孙膑信他。如此多番，凡孙膑读书日子，晚来与庞涓看；庞涓读书日子，托故不与孙膑看。

光阴如梭，两人学艺到了一年。庞涓叫孙膑道：“大哥，你我学艺一年，皆有些本事，不知中用不中用。明日稟过师父，只说同下山打柴，把本事试演一番如何？”孙膑道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

次日，孙膑庞涓稟过师父，一同下山。孙膑把顽石摆下一阵，叫庞涓看是什么阵？庞涓看了道：“青龙出水阵。”孙膑